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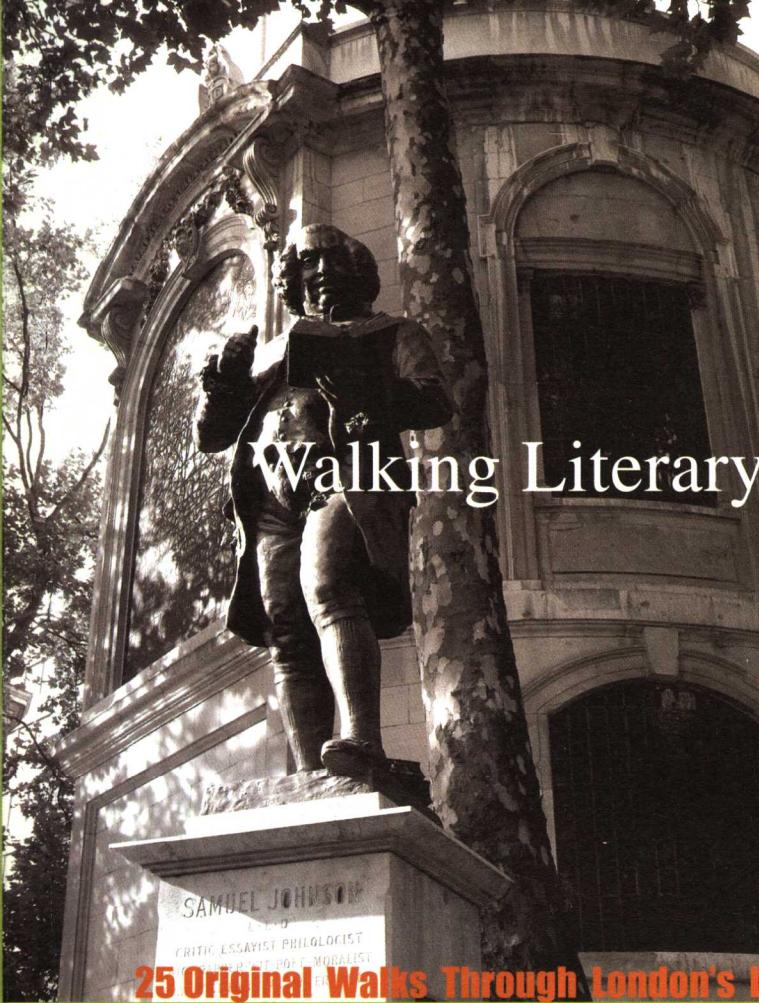
Walking Literary London

25 Original Walks Through London's Literary Heritage

罗杰·塔厚尔 著 柔之 译

漫步文学伦敦

25 条带您深入探访伦敦文学遗产的步道



Walking Literary London

25 Original Walks Through London's Literary Heritage

罗杰·塔厚尔 著 柔之 译

漫步文学伦敦

25 条带您深入~~探访~~伦敦文学遗产的步道

生活 · 阅读 · 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步文学伦敦：25条带您深入探访伦敦文学遗产的步道 / (英) 塔厚尔著；柔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9

ISBN 7-108-02468-3

I. 漫… II. ①塔… ②柔… III. 文化史－伦敦
IV. K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7214 号

策划编辑 冯金红

责任编辑 樊燕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6-0350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227 千字 图片 75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导　　言

有个很重要的观点，使得本书迥异于其他的伦敦散步指南——本书是以景点来引导路线，而非以路线带出景点。一般传统的出行旅游丛书便能轻易地规划出景致优美可观的路线，但由于这是一本文学旅游指南，所以即便是在伦敦这样文学历史丰富悠远的都市里，往往也很难规划出既具文艺气息又有宜人风景的路线来。所以当车水马龙的喧闹声令你沮丧万分之时，且将这点谨记在心。

尽管如此，书中仍有许多步道可以带你远离车阵，即使你仍身处于市中心。无数的公园与绿地，皆为市内最佳的景致。

无可否认，由于闪击战造成的毁坏，以及伦敦悠久的历史，有些步道在相较之下更属于想象中的范畴。然而，诚如许多的文学作品亦源自于想象，这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最后，文中所提到的近代作家住址，在1999年本书的书写期间，都还是正确的。

如何选择步道

这里提供几个一般的线索供你参考。若是你想锁定狄更斯，就必须集中在布卢姆斯堡、沃平到西渡口、霍尔本到查塞里巷，还有南沃克这几条步道上。当然，他偶尔会出现在别的地方，不过，与狄更斯有关、满足人意的景点，都包含在这几条步道里了。

要是你想呼吸新鲜空气，又不想离开市中心，那么肯辛顿和

摄政公园是不错的选择。要是你不在意走点路出城去，那么可到汉普斯特德，在那儿越过石南园。然而，要是你想呼吸真正新鲜的空气，同时又想度过愉悦的一日之旅，那么你应该选择帕特尼到温布尔敦或里士满步道。要是你偏爱河边景致，在格林尼治步道的回程当中，你可以放弃搭乘火车，改而搭船返回；而沃平到西渡口和里士满这两条步道，则各自怀抱泰晤士河而行。

若要邂逅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伦敦，请选择索霍区步道，若要享受宁静、阴森的气氛，看令人惊艳的建筑（新旧交迭的），可于星期日选城区任一条步道走。

帕特尼到温布尔敦、里士满，还有黑石南到格林尼治步道，都适宜健行。其他的步道都属于中程步道，而科文特花园步道所需时间则可压缩成较午餐时间略长。

蓝徽章备忘录

嵌在建筑上、令人联想到诸多名人的蓝徽章，是伦敦人人熟悉的特色。皇家艺术协会（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于1867年在靠近牛津圆环区（Oxford Circus）的霍利斯街（Holles Street），即拜伦的出生地点（已拆毁）上，嵌装了第一面徽章。1901年伦敦郡自治委员会（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接掌了这项方案，后于1965年转交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沿续实施。大伦敦议会于1985年遭首相撒切尔夫人废止，从那时起，这项计划就由英国遗产协会（English Heritage）执行。现在已有超过七百面的徽章，1998年英国遗产协会决定于全国推行这项方案，也包括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示范规划。

要核发一面徽章，这位名人必须达到以下四项要求之一：

（一）要有合情合理的根据，让人相信他们是其多数的同业成员都视为卓越的人物。

（二）他们要对人类福祉有重要、正面的贡献。

（三）他们还要有独特、卓尔不群的个性，让见多识广的过路人，立即就认出他们的名字。

（四）他们应获得这样的认同。

然而，所有的例子中，不管哪个年代较早，除非他们已去世了二十年之久，或者已到了他们的百年诞辰，否则提议不会被采纳。也极少有徽章会纪念虚构的人物或地方，不过，你却会在第一条布卢姆斯堡步道上找到像这样的例子。徽章上的文字皆由英国遗产协会的纪念性徽章审查小组决定。

个人的最爱

某些我原本以为我可能比较不喜欢的地区，后来却变成最有趣的地区。城区步道（City walks）就是个好例子。旧街（Old Street）是片荒废偏僻之地，但是非常值得一游，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人们系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墓碑上的缎带，而他的墓地就在城市路附近的本恩坡墓园（Bunhill Fields Burial Ground）里。南沃克区的徽章较少，不过，却充满浓厚的狄更斯式氛围。普里姆罗斯坡（Primrose Hill）的小村庄令人欣悦；沃平地铁站令人惊叹（的确是）；温布尔敦公有地（Wimbledon Common）的乡景，令人不觉神清气爽起来；羊肠街（Lamb's Conduit Street）以其有限度开放车辆行驶的道路及咖啡馆林立的人行道而成为伦敦其他地区的典范。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撰写本书为我敞开了通往这个都市的大门，让我更加深对它的爱好。

最后一提：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有小孩，J. M. 巴里（J. M. Barrie）的故事非常令我感动。一部分的我将永远陪伴肯辛顿花园里的彼得·潘。

我们说“文学的”是什么意思？

问得好。人人都熟悉这个名词，认为在读一本文学作品时，

就认识作者本人了。不过，他们会对它硬生生断下定义。《新牛津英语字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把“文学的”（literary）定义为“与写作、研究或文学内容有关，特别是那类被视为有价值的形式特质……”“文学的”语言是“与文学作品或其他形式的写作有关的语言，它具有显著的风格，刻意创造出特别的情感效果。”

鲜少人会称阿彻（Jeffrey Archer）为文学作家，然而他的书，在那些与“文学内容”有关的报道篇幅里，却被广泛议论着，他的书确实也以一种“刻意创造出特别的情感效果”的风格写成。所以没错，你会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找到他的生平数据，还有万一那得罪他人（卖他的书，的确有助于出版更多有文学价值的书）时的道歉启事。

人们常常会犹疑将大众市场的流行作家称为“文学的”作家，讽刺的是，在狄更斯的时代，他正是如此人物。他是个大众市场的流行作家，他的作品有时还得按月连载，以满足渴切已久的大众。狄更斯在当时扮演的角色功能，就如同今日的非文学电视连续剧。想到 19 世纪少有人会认为他的书可用做研究，就令人感到好奇。同样，“鉴赏力低俗的观众”付了一分钱，到原环球剧院（Globe）（这个剧院的复原剧院就在本书写的一条步道上）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们会对诗人提升到学术地位的事实，感到迷惑不已。

文学伦敦已存在数百年之久。作家、出版人及书商都在此居住、工作，这里是英国出版业的中心，是高级书店的集散地，书店的职员都是爱书、为它们的优点辩护的人们。伦敦是一座拥有高度文学气息的都市。《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定期在地铁站打广告（你会在本书中找到提到的地铁站），而书本身已日益重要。“那边，那个女人一直看琼斯（Bridget Jones）的书”。有人可能会这样说。“你读了哈利·波特了吗？”人们会问。“瞧，

有人在读《漫步文学伦敦》”。

嗯，希望是这样。

路线图解

本书的每一条步道都附有详细的路线图。沿步道有趣的地方，像有历史性的建筑、博物馆及教堂，都清晰可见。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书末参考信息栏里的地址、电话号码及开放时间（详283—294页）。

下列是用在地图上的标志详解：

步道路线

铁路线

重要建筑

教堂

公厕

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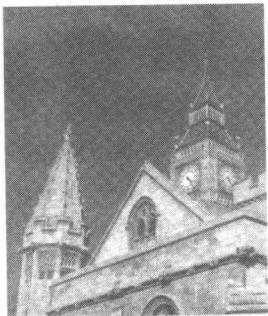
景点

目 录

索霍区	1
科文特花园区	15
河滨大道与福利街区	27
皮卡迪利、梅费尔与圣詹姆斯区	39
切尔西区	53
查灵十字路与菲茨洛维亚区	67
马里波恩区	79
布卢姆斯堡（一）：托特汉姆广场路到霍尔本区	89
布卢姆斯堡（二）：罗素广场到沃伦街区	99
摄政公园与普里姆罗斯坡区	111
城区（一）：圣保罗大教堂到塔区	121
城区（二）：市长公馆到旧街区	133
肯辛顿区	143
帕特尼到温布尔敦区	153
威斯敏斯特与圣詹姆斯区	163
里士满区	175
伊斯灵顿区	185
高门区	195
汉普斯特德（一）：北区	205

汉普斯特德（二）：南区	219
南沃克区	231
黑石南到格林尼治区	243
克拉彭岔口到旺兹沃思村区	253
霍尔本到查塞里巷区	261
沃平到西渡口区	271
参考信息	283

索霍区
Soho



行程摘要：这条迂回的步道将会带你走过伦敦最热闹的街区之一，途中会行经许多昔日曾滋养过作家的酒吧、餐厅与俱乐部；时至今日，这些场所仍是现代作家常去写书论著的地方。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的解释，索霍区这个名称原是来自“英国流行的一句法语——打猎时发出的叫声，也许原意纯粹只为抒发感叹而已”，在索霍族积极的重建下，已复苏过来。现在这里已成为伦敦市维护得最好的区域之一，低低的地平线自上世纪以来就少有改变。这条步道会经过王尔德（Oscar Wilde）最爱去的餐厅、传说中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遗失散文诗剧《奶树林下》（*Under Milk Wood*）手稿的酒馆，还有以其最著名的会员——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注：美国知名喜剧兄弟档演员）——为名的出版媒体俱乐部。

起讫点：托特汉姆广场路（Tottenham Court Road）地铁站（中央线与北线）。

全程路长：2.4公里（1.5英里）。

所需时间：1.5—2小时。

歇脚地点：推荐你在希腊街（Greek Street）的马车夫与马酒馆（The Coach and Horse）及迪恩街（Dean Street）的法国屋（The French House）酒馆歇脚。巴特曼街（Bateman Street）的狗与鸭餐馆（The Dog and Duck），它的内部瓷砖拼贴装潢，非常典雅高贵。迪恩街九十五号的卡利斯莱快餐店（The Carlisle Snack Bar），供应50年代地道的索霍口味餐点，价格非常便宜。希腊街的意大利酒馆（Bar Italia）是喝卡布奇诺的好地方。

选择托特汉姆广场路地铁站的一号出口（牛津街〔Oxford Street〕南端），爬出地铁站的阶梯后右转，然后再向右转入查灵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直走，接着再右转到萨顿街（Sutton Row），沿着这条短街会走到索霍广场（Soho Square）——这里是你第一个抵达的文学景点，也是此区最恰当不过的代表景点，因为此地关系着一名妓女与一名吸毒者的轶事。这座 17 世纪 80 年代期间设计的典雅广场，是《英国吸鸦片者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n England Opium Eater*）的作者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和一直都很讨他喜爱的 15 岁妓女——“拥有高贵心灵的安（Ann）”，倚躺在一间房子台阶上的地方。当时的德昆西穷到饿昏了过去，安就跑到牛津街去找来“波特开胃酒”，将他救醒过来。或许是由于她的行为，德昆西才相信妓女或“逍遙女子”（他对这类女人另外的称呼）其实具有以下的特质：“人道、无私的慷慨、护卫无助者的无畏勇气，以及视贿赂为背叛的忠实行。”

一走进索霍广场就向左转，圣帕特里克教堂（St Patrick's Church，建于 1891 年）就会出现在你左方，这栋教堂是建在特里萨·柯妮莉（Theresa Cornelys，18 世纪 60 年代一位过气的女演员）经营的会馆（assembly rooms）旧址上。这所会馆由于是“妓院”之故，最后被勒令关闭。

《项迪传》（*Tristram Shandy*）的作者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和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所拥护的小说家兼日记体作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 1752—1840）便是常来参加这里举行的狂欢舞会与“娱乐节目”的访客。然而，虽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柯妮莉是妓院的经营者，她最后还是遭到起诉，因为她允许“放荡、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男男女女整晚逗留，不是骚扰滋事就是行为不端”，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使得索霍区闻名世界的种种行为。

然后再左转走到希腊街，你会经过左方的圣巴纳巴斯之屋 (House of St Barnabas)。这栋 1846 年为伦敦无家可归的穷人建盖的房子，现在是一所妇女收容所。人们认为这间房子就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在《双城记》 (*A Tale of Two Cities*) 中依照马奈特医生 (Dr. Manette) 的名字想象出来的那栋屋子，因为待会儿你经过前劳工党领袖 (也是传记家 H. G. 韦尔斯 [H. G. Wells, 1866—1946])、迈克尔·福特 (Michael Foot) 以及出版人安德烈·德意志 (Andre Deutsch, 1917—2000) 所深爱的匈牙利餐厅——快乐轻骑兵 (Gay Hussar) 之后，就会走到马奈特街口 (Manette Street)。

布克奖酒会

继续沿着希腊街走，你会来到左方的赫克利斯之柱 (The Pillars of Hercules) 酒馆，那几乎就是《双城记》里所描写的赫克利斯柱酒馆 (Hercules Pillars) 的特征。《天国猎犬》 (*Hound of Heaven*) 的作者——吸鸦片诗人汤普森 (Francis Thompson, 1859—1907) 是这里的常客。右手边五十号的无名房子是联合俱乐部 (Union Club) 的所在地，时常被出版人乔纳森·凯普 (Jonathan Cape) 用来当做宣布布克奖 (Booker Prize) 得主后，举行“赢或输”酒会的场地。1998 年 10 月 27 日那天，俱乐部在举行一次像这样的酒会时，街道上的人们听到楼上房间传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原来是那年以《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赢得布克奖的作家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刚抵达会场。在此同时的楼下，他的朋友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由于作品《英国，英国》 (*England, England*) 没有获得当年的奖项，正与《英伦情人》 (*The English Patient*) 的作者迈克尔·翁达杰 (Michael Ondaatje) 静静地喝着酒。再往前走一点，田螺 (L'Escargot) 餐馆会出现在你右手边，这栋房子在 1980 年重新翻

修过，是那些出版人在索霍区中，偏好出入、也负担得起的餐馆之一。请注意台阶上嵌印在瓷砖片里的田螺。

意大利冒险家卡萨诺瓦（Casanova, 1725—1798）在希腊街待过（据说他的鬼魂就住在雷蒙夜总会〔Raymond's Revue Bar〕里，待会儿你会在这条步道上经过这间酒吧），还有约翰逊博士成立第一个索霍区文学俱乐部时，每星期一的晚上7点都会在土耳其头（Turk's Head，现已拆除）酒馆聚会。爱尔兰政治家兼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与身兼剧作家、小说家、诗人的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也是当时的原始会员。越过老康普顿街（Old Compton Street）直走，请注意左手边那栋法国咖啡屋（French patisserie Maison Bertaux）的正面，极为赏心悦目。“每天在此创作”是这里的宣传夸词——无疑是一句让索霍区媒体界人士开心的话。

杰弗里·伯纳德的地方传闻

再沿着希腊街稍往前走，就到了马车夫与马酒馆，那是这条步道上许多仍保存完善，以木头装潢的上等酒馆之一，现在对酒徒作家伯纳德（Jeffrey Bernard）而言，已成为一处圣地，他在此为《旁观者》（*Spectator*）专栏所写的文章当中，有许多因曾被乔纳森·米德斯（Jonathan Meades）形容为“每周连载的自杀注解”，而传诵一时。

基思·沃特豪斯（Keith Waterhouse）曾以他作为一出在伦敦西区（West End）上演，戏码叫做《杰弗里·伯纳德病了》（*Jeffrey Bernard is Unwell*）剧中的主角（这句话每当在他的专栏文章没有刊出时就会出现），还在墙壁上展列有关他的漫画，其中许多是摘录自《私眼》（*Private Eye*）杂志。《私眼》杂志社每两星期一次，会由编辑伊恩·希斯洛（Ian Hislop）做东，在这里

的楼上举行午餐会，招待主要的作家。

再往前走一点，就在刚要抵达沙夫茨伯里大道（Shaftesbury Avenue）时，你会看到阿彻在 50 年代成立的一间书店，他所办的《帕顿报》（Parton Press）于 1934 年曾发表过托马斯的 18 首诗作，当时诗人才 18 岁。1956 年，索霍区的编年史家丹尼尔·法森（Daniel Farson）也是在这间书店里认识柯林·威尔逊（Colin Wilson）的，那时威尔逊探讨知识分子疏离感的作品《局外人》（*The Outsider*）才甫出版，结果获得了热烈的回响。

接着右转入罗米利街（Romilly Street），你会经过成立于 1868 年的凯特纳（Kettner's）餐厅。《凯特纳的食谱》（*Kettner's Book of the Table*）曾一度被视为烹饪圣经，王尔德曾说这里是他伦敦最喜爱的一家餐厅。1892 年 10 月他曾与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Lord Alfred Douglas）等一行人在此聚餐。王尔德和凯特纳（其父乃拳击之父马奎斯〔the Marquis of Queensberry〕）过从甚密，1895 年王尔德企图控告他文字诽谤，结果不幸惨败。接着向右转到弗里思街（Frith Street），再穿过老康普顿街，伦敦市最有名的咖啡馆之一，就在你的右手边了，很容易就可以由马靴形的时钟认出它来。意大利酒馆的浓缩咖啡或卡布奇诺，长久以来一直都是索霍区居民休闲生活的标记，你可以从步道上（如果天气好的话）神情怡然自得的人们中看出来。1926 年 1 月 27 日那天，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 1888—1946）就在楼上的一间房间里，首度上电视亮相。正对面的房子是龙尼·斯科特（Ronnie Scott）所创设，举世闻名的爵士音乐俱乐部，也是 1990 年时，奥斯卡·希朱罗斯（Oscar Hijuelos）广受喜爱的小说《曼波舞王唱情歌》（*The Mambo King Plays Songs of Love*）推出的现场地点。

20 世纪初，在还没有发明 Gaggia 咖啡机和卡布奇诺以前，有一个小型的文学团体，它的和平主义成员作家约翰·米德尔

顿·默里 (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诗哲 T. E. 休漠 (T. E. Hulme, 1883—1917)、翻译家爱德华·马什爵士 (Sir Edward Marsh, 1872—1930)，以及雕塑家雅各布·爱泼斯坦 (Jacob Epstein, 1880—1959) 经常在 67 号的咖啡馆聚会。小说兼剧作家玛丽·罗素·米特福德 (Mary Russell Mitford, 1787—1855)，也在 49 号房子完成《我们的生活：乡间生活素描》(*Our Life: Sketches of Rural Life*) ——然而，此书名已不太能够反应出此处现今的模样；散文家兼评论家的威廉·黑兹利特 (William Hazlitt, 1778—1830) 也是在 6 号房子去世的，现在有家旅馆为了纪念他而以黑兹利特为名。还有贝里尔·班布里奇 (Beryl Bainbridge) 的出版商——达克沃斯 (Duckworth) 的办公室就设在 61 号。

接着左转进巴特曼街，再左转到迪安街口，直接越过街后回头看，就会在你左方看到意大利阔维狄斯 (Quo Vadis，意为“主往哪里去”) 餐厅。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在 1851 到 1856 年间 (蓝色徽章的记载年代有误)，与他妻子、女仆及三个孩子就住在餐厅上面两隔间的楼层里。他就是从这里步行到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去写作《资本论》(*Das Kapital*) 的。

索霍区一位出言不逊的传奇人物

穿过米德街 (Meard Street) 后，在另一头的迪安街仔细寻找 41 号那个有三级台阶的绿色门廊。这里是殖民馆 (Colony Room) 的入口，这间位于一楼的私人俱乐部是索霍区的传奇人物缪里尔·贝尔彻 (Muriel Belcher) 在 1948 年开设的，她对语言的运用似乎与她的姓氏很谐调 (注：Belcher 字意原指染色分明的围巾)。即使俱乐部更像是为艺术家而开，而非为作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是其中最有名的访客——布伦